欽定四庫全書

性善堂稿卷四

宋 度正 撰

五言律詩

別趙甫伯修并序

趙甫伯修相視道舊歡成滯今日梁使君宋別駕又為李西堅甫又欲更作一日留天欲雨風色頓寒既而人歸賦詩告別并寄萬巻亮

幾日騑來別浩然偶然良燕盡吾儕苛留歸思主人恐

少駐征鞍客子佳栗烈侵膚凝臘雪縱橫塞路困山崖
三家白髮元相似放去從教慰母懐
送胡茶馬赴京西漕
夾岸黄花弄夕曛歸艎擊汰不堪聞愁容政想蛾眉月
喜氣遥占峴首雲酒罷樓頭觀妙算公餘壠畔訪清汾
明年入奏明光殿前席雍容細剖分
送錢國博解成都漕節詳刑湖右
坐於黄卷得新功學海波中號老龍雅以明經空四海

何曾屈膝拜三公漢庭耿耿千回夢蜀道依依一節東
帷幄儻求真學士當今難捨狀頭翁
難弟堂堂玉立峯當年同奏大明宮早慚遊子迷求益
晚侍賓筵喜發蒙妙境妄能窺鴈蕩春風留得滿蠶叢
從今午夜占星斗弱水之西望大逢
奉送游守正監簿解嘉定郡紱赴利漕詩
中興人物爛如星西海之濱起一經皇極虛懷咨讜直
遠人却立望儀形回天萬宇光衡斗夾日一心夢繞庭

何草不黃風雨後更看老栢獨青青
君王神武念京都關洛規恢入廟謨渭水新屯觀定勢
木牛成算付真儒馳驅莫惜銷人髀矍鑠還堪發壯圖
會看詩書真事業摩挲劒石為平鋪

送曹機宜

溫公早歲侍天章萬里西來漕益昌講學於時資友鎮溫公與蜀公為友
定交當在此時留題到處著男光利閬之留題皆然春秋比
較年相似詩禮漸摩日正長發策決科自餘事要須器

業踵前芳

送博寺丞

白日青天曉色開太虛澄澈絶纎埃三陽不與寒威盡一氣還從暖律回更向中巖洨桂子佇看上苑薦黄梅幾多湖上閒風月舞詠應堪屬後來

送李左之制幹東歸探韻得令字

萬卷胷中貯古今西遊蜀道手捫參寳㝡殘刻窺心畫清廟遺音振學林雅行瓆瑰殊慰我每陪樽俎定論心

飄飄衣袂青雲去佇立東風聽惠音

送張季修歸簡州兼簡伯修

屈子文章似六經縉雲重與振遺音一門秀出金閨彥三峽光搖玉宇參挾冊夙潛心學海揮毫令獨步儒林橫飛脫去科場累更去騷人向上尋

送許仁叔解組東歸

萬里來官蜀錦城西南籍籍飲清名幕中議論誰為敵天下交遊我與盟聖處工夫須自得明時事業只安行

草堂擬作終焉計便翼飛來總寄聲

送張西和南歸公槃澗人晦菴弟子

長記春風拂拂吹烏奴江上漼漣漪時在盅昌便論槃叟心傳日更及南翁指授時戎貊也應知姓字親朋未必記苙眉公朝有意開皇極不用溪頭理釣絲

君錫知丞僚友録示諸公所賦介壽堂詩謹次後溪先生元韻以記盛事

老翁神氣亦輕强鑿井耕田種豫章扶植高標盤石堅

養成合抱棟明堂風雷海運非人力日月天開盛寵光
既醉詩書餐道德坐觀晚節更清香

至喜亭詩

扁舟三峽備艱難幸脫風波鬼未安山巳陵夷成㟝嶁
水無約束漸瀰漫半天堤柳垂春暖滿地江梅怯歲寒
坎坷一生何所用它年湖海一漁竿

題錦屏山

積翠浮空老不枯英靈今此定何如萬章松栢還蒙密

西州文物起雷霆四海一家仰聚星五鳳翺翔横碧落雙鳬朝謁墮青冥疑歸天上修仙史恥向人間駕説鈴長歎良朋難再得更憂吾道太彫零

輓史教授子正

獨抱遺經手不停振衣藝苑自雷霆文如曾子反居亞劉左史主省得其文甚愛之楊訓質之以為第二人耳才過高軒又短齡共歎麒麟封白壤喜看鴻鴈在青冥慈顔莫作虚空想西簡先生千字銘

輓黃通判明叔座主

政在佂文過十年幾多巖穴老英賢公車牘上皆亨路夜壑舟移閟下泉事業鼎彝千古恨文章衣鉢萬燈傳兊齋遺稿今無恙更看諸郎各勉旃

奉輓浦江譙夫人（魏華甫之母）

天資高朗識精微千載興亡洞是非子美詩中聞鳳語（夫人好讀子美詩得其句法）羲之筆下相鸞飛（夫人善書羲之嘗學書於衛夫人）口傳諸子今為盛（夫人六子皆自授其書五子已登科一子前為瀘帥）心念宗周古

屈令行勢莫艱公向論米麥估錢之害于運判劉德修又言于馮總領傳之皆不行坎離交接地損益覆翻閭戶外元無盜山前怎有蠻都緣人好事所以物生姦善惡無他道廉貪是要關但令歸似水何用積如山問政文而上文翁論心武以還武侯未言齊地利當念破天慳公議尤相傢愚言殆未删君王何必利孟叟語非訕

七言絕句

殿中覆考進士

制幹判院初度載臨謹以梅起興賦三絶句為
斯文壽一笑幸甚
江梅吐出五花新綽約林間早占春多謝天公孕佳實
中心渾是那仁仁
氷魂玉質映霜林四月飛成點點金遥想清香能止渴
應知此意可為霖
傅巖人起應旁招道德光明相業高試問當年調鼎事
非梨非栗不能桃

正蒙主文教授大著寵示佳章輙繼嚴韻仰酬

盛意之辱兼呈諸契丈幸賜采矚正皇恐再拜

珍重知音審五聲也從紙上得張程設科久矣何曾見

想像雙瞳萬古驚歐陽文忠公知舉學問則得明道横渠文章則得蘇氏兄弟曾氏兄弟前此未有也

眼空末可歎賢無瓦礫中間有寶珠多謝三栽孕清淑

安排貢籍貢鴻儒

學禁初行好斷魂中庸大學委塵昏如今天子都除却

正學何憂更屈伸
外省風雷亦壯哉曾將科目放顏回（往時外省曾教授大作魁）因尋
俊秀傳衣鉢笑指淩雲得得來
㝠搜竊歎眼俱高我欲還家備百牢三十三人齊上去
舉盃帆外送洪濤
昨幸甚得見予玉教授丈得一論其說出於訂
頑克己銘詞致超絕輒借前韻以慶蕪呈諸丈
幸乞一笑正再拜上

天作斯文鼓大聲賢科今已定章程劉祭酒綸之選祖宗盛時程文可矜式者頒降近已得旨施行諸生自此升堂去譊說安能復震驚

廣文人物世間無兩眼晶熒照乘珠拈出便應人歎服粹然議論到先儒

新泉瀹茗濯詩魂緒閱如飛徹曉昏是石無瑕終是石莫教抱璞退聲究

鑒別毫釐豈易哉逢奇何惜讀千回充囊未可矜前得如積薪焉看後來

淺陋微邦望不髙偶同齊晉會蟲牢進賢受賞非吾事拭目龍門躍巨濤

漕司檄勸稼望見資州憶王褒李鼎祚

文王既沒易中沒孔子重明漢又衰可惜李生真力學但求象數不求詞

右李鼎祚

秦接衰周漢接秦漢儒議論儘真醇如何獨著賢臣頌直使波流到聖臣

右王褒近世資人有著聖臣論詆秦檜者

益昌書懷

熙寧使者今何在（鮮于子駿熙寧中為益昌運使）元祐師臣去不歸（司馬君實侍天章公為益昌運使題名烏奴寺壁）獨對江山舒望眼悠然天際見雲飛

發益昌

牽江萬斛犯驚湍終日號呼寸寸難少駐不妨官避客也教容易下前灘

奉送三榮王子文遊益昌

廉遯先生袖手間徽猷學士屢開藩行藏有道俱奇絕

誰似清名萃一門
自修盟好諱言兵競喜豐年賀太平養得狐狸解猖獗
健兒還勝老儒生
料得人人喜自新爾民元是漢人民君王仁對于天下
元帥慈祥也似春
徽學諸孫亦俊游舌端造化挽洪流慨然投筆從袁馬
要學班超萬里侯
命解

世謂滅倉解譖輌豈知天意在干戈如天便欲平天下縱百臧倉不奈何

訪廖叔度蒙示山谷所作真賛及蔡郊等帖

珍重前賢此考槃山川環合地平寛雨餘草木俱蒼翠好與光風霽月看

過丹山訪黄元英不值英壬子歳正貢州所解進士也

憶昔來司校士科宣傳是歳得人多重來處處歡相問

怪我官猶舊户曹

訪舊所遊服膺齋悵然有懷

當年志氣儘豪英便把文章作六經堪笑從前大昏草
十年方見服膺人

小舟泝馬湖江

横斜驟雨巾折角屈曲小舟屋打頭石壁愈高天愈遠
亂雲深處覊縻州

過石洞

修門赫赫鐵城長雨後山川擁翠光大似錦屏饒富貴至今人說狀元坊

過方舟墓下

突兀方舟天下豪文如神禹决江河挽開岷峽歸伊洛一點光明萬丈高

劒門詩

羅列峯巒萬仞尊横縱畦畛自村村諸侯有道人安業何用崎嶇閉劒門

夢得學士賢表惠寄蕨芽小詩馳謝聊發一粲

陟彼南峯採蕨芽筠籃馳送簇英華東君迸出非無意
救活飢腸幾萬家

偶成奉寄思中索酒

雨中風味似太苦夢裏秋懷如亂麻賴有郎君自軒豁
時攜一酌過西衙

高清淨之風永孚於休必得熾昌之壽臣承流支郡幸際昌辰匏繫一方莫進陪於鵷序嵩呼萬歲徒遐想於龍樓

瑞慶節賀表

天祐下民瑞啟中興之聖帝出乎震光開陽月之祥交騰動地之歡共作祈天之禱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邁禹子學如湯孫寛仁有得於聖心孝敬日聞於天下聰明睿智而不殺本一德以格天謳歌朝覲之交歸宜萬年

荒無怠焦勞水旱而每為之慮函貸遐荒而不與之爭與其於千百鱗介羽毛徒及於禽獸孰若保億萬生靈性命允契於幽明一誠所通萬福來會臣少習孔孟長遇唐虞已再被於麾符未一瞻於旒冕神馳魏闕夢繞漢庭星拱北辰歎莫與風雲之會席上南斗幸終依日月之光

謝磨勘表

不次之擢深懼罔功進律之褒洊叨誤寵仰承明訓俯

以風動於百王任賢去邪以日新於庶政致茲庸陋亦在寵綏臣竊嘗自竭鄙誠妄陳愚計蓋以人心之失正良由大義之不明若務包容便成姑息所兾少加於采聽庶幾復振於綱常顧以髪膚上酬君父犯雷霆之怒固知煩瀆之罪多戴雨露之恩惟念生成之徳大

謝宣賜歴日表

承堯之運永膺火徳之符行夏之時克正人統之紀事謹有邦之舊時聞嗣歳之新順五氣之惟均協三農而

深思質問會權臣將除其善類取學術先加以惡名屛
序禁而不言科舉棄而不錄後生小子靡然從之大學
中庸幾乎廢矣臣寧身之厄誓志不回奮然為雲谷之
遊直欲適風雩之樂往返萬里夷險一心遂得收放心
一言以歸乃知不遠復三字之訓然以私淑諸己非敢
求多於人自安賤微未嘗表暴遭逢仁聖奮發威權既
得股肱之良遂去腹心之疾載恢儒術序正人才偶連
帥之薦聞竟邇言之橫及但知快其私忿遂併毀其平

生謂其問道於偽學禁錮之時乃是要名於正論復興之後窮無所告退而自憐知之者莫為一言聞之者徒為三嘆自分遠方之末學甘為聖世之棄人幸公道之旁開徐浮言之自定復安乃職不失厥官夤緣序遷終被録用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萬務日鑒四方睿謨洪濟於中興神斷獨收於上策仁期遠舉道不遐遺察臣起自草茅自是素諳於民事憐臣老於州縣必能共舉於邦條擢之稠人付以一壘臣敢不激昂壯志澡雪

初心於簿書期會之中存愷弟中和之意省刑罰薄稅
斂庶幾曲盡於撫摩說禮樂崇詩書或可仰當於驅策
夢馳丹闕目想清光

重慶到任謝表

試藝祖開蜀之新郡昨嘗效於驅馳奉光宗潛龍之舊
藩今復蒙於任使佩訓詞之溫厚顧謭薄以凌兢臣正
中謝伏念臣少篤志於詩書早奮身於科第每於簿書之
暇力探問學之源議論不為空言誠欲明當世之務是

非考之至理亦嘗先天下而憂曩因便民之章首及防
微之策其近者欲修築城郭以制東西川不測之變其
遠者欲經理民兵以備南北軍不足之權又欲選將以
減冗兵練兵以省濫費凡此數事曾未二年叛兵或起
於邊州遺毒遂流於内郡竟勞廟算僅弭妖氛厥初或
謂其妄言至是稍稱其先見顧茲事任之愈重必曰保
安之是圖覽觀山川訪問父老控益梓利之要會曾形
勢之非輕導江漢沔以朝宗亦襟喉之所繫山澤間有

嘯聚閭閻即無蓋藏況軍旅之方興諒師帥之匪易必
得顏平原之風節乃能屏蔽於上流自非陽道州之仁
賢未易墾闢於下土夫何庸陋乃被選掄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躬堯文明性禹勤儉登崇俊良以求民瘼黜退
刻薄以迓天休一日萬幾聖意每形於憂懼九州四海
皇慈常切於焦勞故凡承流宣化撫字之官必取學道
愛人愷悌之士重念臣親傳至學雅意本朝未能一望
於清光實已再叨於寵擢敢不究懷惠養悉力對揚上

推惻隱之仁下被瘡痍之俗羣后之逮在下庶幾堯舜
宅牧之心三年可使足民安意由求為邦之事

代吳侍郎謝到任表

諭旨三邊甫竣使事提封四路復玷上恩更叨進職之
榮莫遂循牆之避祇服訓誥延見吏民惟全蜀實控上
流在今日最為重地內臨秦雍之壤外撫西南之夷久
已承平安於無事人習苟且吏多因循閒暇之時軍民
之務固已俱廢師旅之後公私之積為之一空瘡痍方

深悽愴未已念此百廢欲其一新譬如羸弱之病人要在充養於元氣諒非內修之已至何得外患之自消幸今小康宜思大計方圖登對悉具開陳庶幾四境之戚休盡徹九重之聞見豈期近軫於宸眷復玆就畀於使華未離所部之封旋拜重申之命自惟衰晚曷稱使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學高明睿智深遠知臣馳驅之甚久必能洞識於人情念臣更歷之頗多或可修明於故事特加寵任未忍棄捐臣敢不精白一心黽勉千慮

勸農桑以固邦本興學校以正人心寛賦役以蘇疲氓表廉隅以激貪吏急政要務次第講求精思力行期於補報條奏利害仰惟聖鑒之主張宣布恩威庶竭愚臣之駑鈍

牋

上皇后牋

問寢龍樓方慶垂休之遠貽謀燕翼幸瞻遺範之存日月云徂霜露且降凡在照臨之下孰無悲慕之思恭以

憲聖慈烈皇后以聖明之資相助高廟以慈愛之道啓
佑孝宗太上無為式資於明訓曾孫出震祇若於天心
功在四朝德垂萬世而謙沖退託寛厚慈祥曾無倖恩
之私少累清明之政俄驚仙馭忽棄人寰恭惟皇后履
行温柔秉心恭儉初嬪外邸陰禮具修正位中宮坤元
允協迨茲追遠之際克篤無疆之思天道且周聖指有
敘願寛顧慮少釋憂勞上慰兩宮拳拳之心下答四海
顒顒之望庶幾安謐永底康寧

慰皇后牋 太子薨

入奉坤儀方勤至養洊升震位遽用永違既進德以及
時何降年之不永宗祊所系海寓共悲 中慰 臣聞處常不
難而處變為尤難善始則易而善成則匪易處變而不
忘根本之慮善成而惟先社稷之圖雖悼前勞終徽後
福恭惟皇后殿下學通墳典識究古今德媲母周道能
子舜如慈聖光獻之贊仁祖早定策於英皇若憲聖慈
烈之輔高宗卒貽謀於孝廟載維國本以對天心內解

聖人之憂外慰蒼生之望

狀

進奉銀絹狀

方物之貢以其有不以其無臣子之恭貴於誠不貴於物爰尊慶典用謹邦常上件銀絹或本於山澤之藏或出於農桑之業舉之爲宗廟尊罍之器德容可鎮於四方推以賞邊疆將帥之臣勇氣自增於萬倍

進金鐵狀

伏以六府孔修方仰聖明之治五材並用各輸臣庶之
恭前件金鐵文可以飾尊罍武可以嚴兵甲歸於天府
庸上備於寶藏播之大鈞或可資於器使

進上皇太子文集狀

伏以吾君之子謳歌獄訟之交歸古聖之書道德性命
之所寓敢以私門之傳授仰充資善之討論上件明道
先生易傳晚出其家未行於世蓋聖代不刊之典實人
間未見之書上蔡先生論語解論議精深識見超邁惟

其紹續於絶學故能啓覺於後人念上哲雖自於生知
然至道實從於心造願采涓塵之毫末以增海嶽之高
深萬里瞻依一誠勤懇

權夔憲舉晏亞夫遺逸奏狀

照會嘉定十四年十月初四日到司明堂大禮赦文内
一項應士人有節行才識學術素為鄉里推重不求聞
達者委監司帥臣周加搜訪每路一二人仍與本州長
吏具從來所為事實所通學術連銜結狀保明聞奏不

得以常才備數委三省再加察訪如所舉不妄特與擢
用當職尋具奏曰臣聞論語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國家三歲一講大禮每以舉遺逸為先務累朝所得遺
逸多所補益載在國史以為美談其後有司第存其目
州縣不復留意搜訪豈真無遺賢哉蓋失於因循矣今
皇子新立必將搜羅岩穴博選經明行修淹貫聖賢之
學者以充贊講專一輔導臣用敢恪意訪察以應明詔
伏見涪州布衣晏淵性資沈靜履行清修深明經學頗

通世務少從故禮部侍郎李壽游壽愛其志中年又往建寧從故侍讀朱熹熹亦愛之留之門使與諸孫校書熹之門人衆矣惟淵從之為最久聞其言為最詳記其說為最備故其得之為最精今建陽書坊所刋朱熹經說淵之所錄易說實居其首故江東提舉李道傳所集朱熹語錄淵之所錄亦附載其中淵自通材非不求仕蓋嘗應舉於鄉適遭權臣以朱熹之學為偽而抑絕之故雖文理優長而有司不敢取及朝廷清明崇尚其學

而淵已衰老不復從事於科舉矣今朝廷登進羣才不
間踈賤如淵所蘊未易多得乃獨使老於岩穴無所施
用竊為明時惜之伏望聖慈詳今來所陳晏淵本末特
賜指揮名至朝廷察其所學如所言謬妄敢逃譴責如
其所舉委有可采乞量加錄用以慰四方遺逸以為賤
修於幽隱者之勸

貼黃 臣生長川蜀自幼頗留意學問
故川蜀之篤於學問者臣皆得而知之西川則家樵李
心傳東川則有蘇振文皆晦迹丘園著書自樂竊慮州

縣不能具宣朝廷德意失於采訪臣今僭率併及之

又貼黃　臣竊觀祖宗之時待遺逸之士固有等級其上則不次擢用其次則處之太學又其次則處之州縣之職蓋係其人材行何如遺逸之目亦有名而不至者有既至不願仕者亦係其人志尚何如大抵收名遺逸自是盛時美事凡有薦舉者願朝廷特為施行初不患來者之多又不患無以處之也

又貼黃　臣伏見自邇年以來財用困乏之理財用之官往往以羨餘為獻竊以為共濟

艱難尤須人才故請以遺逸為獻

性善堂稿卷六

宋　度正　撰

奏疏

條奏便民五事

檢准慶元令諸守臣到任及半年以上具的實民間利病事件以聞臣愚不肖伏蒙聖慈推擇付以千里之寄臣自到官勉竭駑鈍圖報萬分力所能為者不敢以紊煩朝廷臣已為之見諸行事今已半載矣力所不能者

敢因條奏便民事件謹具以聞其一曰修治城郭以消
弭盜賊其二曰訓習民兵以强壯根本其三曰分歲幣
餉軍以寛州縣之力其四曰勅戎帥選將以省財賦之
用其五曰𦂳約社火以防意外之變臣不敢掇拾細微
以應故事惟明主擇焉謹條陳如後
一臣契勘本軍元繫乾德三年王師平蜀太祖皇帝按
輿地圖遂取簡州之金水縣陞爲此軍又取漢州之金
堂縣隷焉其地多大山盤亘數千里東達於潼遂西達

址厚一丈六尺其上厚六尺乳牆頭高五尺履險牆高
五尺舊城湮廢之餘截長補短可得十之五為工約二
萬餘工為緡約五千餘緡而城可成矣其費亦不至甚
廣而控扼要害恢張形勢使盜不敢入其境則為利甚
博或謂西蜀六十州當此財用困乏之際安得城城而
葺之臣竊謂不然西蜀六十州固不一一皆當要害以
臣觀之外郡之要害者七八內郡之要害者不過一二
臣所領郡則內郡要害之尤者也故不可以不治臣今

欲乞特賜指揮給降度牒五道付臣仍下閬州差撥壕寨兩名赴本軍使喚令臣日下起工修築臣當躬率官吏從事其間庶幾堅實永為無窮之利惟陛下加察取

進止

一臣恭惟太祖皇帝懲五季藩鎮跋扈之敝權時制宜盡收天下兵歸於京師又收其財賦入於天府承平百年天下無事四方無狗吠之警中國有安靖之福然州郡事力寖以微弱故蠢爾小邦崛起遐陬一旦直至京

城之下者雖章惇蔡京相繼用事屏棄端人汲引羣小有以致此然州郡事力微弱不能抗禦亦其勢也渡江以來中原之地既未克復州郡事力宜有變通之道然京師之兵出以戍邊天府之財出以餉軍而州郡之事力如故也是以蟻賊為亂人人憤切思食其肉然敢於抗之者甚少蓋無兵無財事出倉卒莫知所以為計耳既失於前當有以救之於後變而通之宜在此時近日議者欲補禁軍闕額又選廂軍之强壯者以為禁軍是

亦察見州郡事力之弱憂其緩急無以支持耳然額既
不多所益幾何必欲額外招刺則其費甚鉅未易言也
往時京東有弓箭手今湖北有義勇黎雅州有土丁平
時可以捕逐盜賊緩急亦可為國家用蓋良法也前成
都路提刑楊子謨取黎雅土丁之法行之嘉定戎眉揵
為各籍千人以為捍禦蕃蠻之用每歲人給一布袍每
季人給三引春秋輪抽二三百赴教視其事藝之高下
而勸獎之且始至則皆椎魯之民再至則稍已精悍暨

乎三至則事藝習熟氣力雄壯過於禁軍矣此民兵可用之明驗也今之州郡大者得三千人其次二千人其下一千人緩急誠足為用臣所領郡見管兩縣以土地財賦言之金水四分金堂六分臣欲略依土丁之法四分者欲以四百人為額六分者欲以六百人為額大户以其客户充小户自願充者聽且以義勇為名免其義倉以為教閲之資免其役錢以為器仗之費免其一切科差不得妄有役使撫存愛養以為緩急之用以大户

之有智略為義勇將副其餘隊伍一如土丁之法其初不拘人數且據人戶願從者補入籍人見其有利無害必皆願從額滿則止農隙則於其鄉近便處聚而閱習春秋則輪抽赴教視其事藝為之激勸郡縣長吏若留意焉不三二年間皆精兵矣如是則內可以尊崇本朝壯中國之勢外可以控禦邊方經略境土至於愚騃枯權或有如曦賊者亦可以奪其氣而制其死命此通變救時之策非特一郡之利實天下之利願陛下明詔大

臣熟議而力行之不勝幸甚取進止

一臣竊惟北敵恃其兵力侵我疆土國家不忍赤子墮於鋒刃不得已賜之金帛以啗之息民養兵然後徐為之計以有限之物塞無厭之求數十年間吾之民力亦幾於窮矣然猶敢稱兵犯順陛下赫然震怒絕其歲賜整我六師聲罪致討明詔所加天下忠臣義士歡呼鼓舞蓋久屈而思通久困而思亨久否而思泰亦人之情物之理天之道也然其變詐百出反復多端緩則暴橫

急則哀鳴不可見其暴橫以為尚强見其哀鳴以為巳
服彼示其强欲以威我示其服欲以誤我我從而信之
他日得志復出為惡是墮其計中耳高宗孝宗曷嘗忘
不共戴天之大義會其方張權時施宜蓋將有待今其
狼狽披猖蕩然有摧枯拉朽之勢然議者所以遲遲不
決者徒以誓書之故不欲自我而發夫誓書小故本不
當恤所當恤者不共戴天之大義也今者縱未能即日
大舉首當絶其歲賜夫歲賜金帛無非出於民力民之

輸於有司有司之達於朝廷錢自分文以上金自銖兩以上帛自尺寸以上米自升合以上一有少虧文原缺三字迫未嘗少恕近歲以來主帑之吏以苛察為能金之麤惡帛之麤踈者往往全綱追攤因繫部押之官黜責州縣之吏取之艱難如此柰何委而棄之以資垂亡之雠敵乎此真可為痛哭流涕也臣願陛下確然不惑絶其歲賜彼若遣使祈請則擇布衣或使臣中稍有口才者以大義面折之毋接以侍從大臣以自損威重然歲賜

之物當如太祖皇帝積縑帛以經略幽燕之義別藏一庫專以給軍不以他用每歲分賜江淮財賦所若干湖廣財賦所若干四川財賦所若干仍令財賦所酌量分數寬減州縣之賦具寬減實數以聞寬州縣所以寬百姓百姓寬則根本充實而國家之形勢益强固矣然則絕其歲賜以之寬州縣則可使百姓少蘇以之供饋餉則可使三軍之士感激思奮絕之而軍民皆悅一舉而兩利惟陛下果斷不疑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一臣聞養兵以捍邊竭民之粟帛而民不怨者以其被堅執銳以禦侮於其外而使之安居樂業以耕稼於其内也頃自權姦用事縱容奴僕干與軍政軍中陞差專用賄賂賄賂一行無才能者冒才能而進無勞績者冒勞績而用上下交征軍政於是大壞倖門一開不復可閉更化以來指揮約束不為不嚴刷滌冗濫不為不至然孤寒者尚難以升而多貲者終易以顯平居無事未見其弊近者敵人來侵光化棗陽蜀口自合為備蜀之

諸屯號為十萬自部隊將以上不知幾員皆不聞有方略措置惟有添兵一策夫添兵則添財財者出於民而有限上司責之州州責之縣縣責之民敵未來而先自如此可不為根本之慮乎況今敵人為韃靼所逐假息須臾逃竄無地有何威勢而輕為搖動也蜀之山川最為險阻所謂車不得方軌馬不得成列一夫當關萬夫莫向者謂如某隘戍若干人若干人之外往往不能容某堡戍若干人若干人之外往往不能用蓋其地步有

廣狹初不在多顧將之者方略運用何如耳今不選才
略之將而專恃兵多竊恐兵多徒困民財將之不擇終
於誤事也往時敵人提四五十萬精騎直欲取蜀吳玠
以數千疲敝之卒當之折其英鋒挫其銳氣使之狼狽
而去兵在方略豈在多也譬之人家奴僕稍有智術者
使之出外營幹雖一僕可以了十事若其庸謬者雖十
僕不能了一事人之才智自有高下豈可不擇也今臣
比見總所行下起椿管錢以應辦軍前支用不加賦於

民取之舊額之中其意非不甚美然所謂椿管錢者蓋
出於酒稅酒稅之入有盛有衰非若田畝之入一定不
變數十年來課利虧乏所在皆然大額雖存其實已廢
州縣無所收朝廷無所取亦已久矣今一旦責其補足
又欲人併補四年州縣將何所從出乎凡此皆出於諸
將占穩自便不為國家深思遠慮驟添戍兵致此紛紛
也臣願陛下明詔大臣詳論戎帥凡遣一將出戍其所
先須問其用兵幾何如何方略如方略可采用兵不多

者即撫勞慰勉而遣之期以有功則不次超用方略不足用兵太多者止勿遣選將所以省兵省兵所以省財省財所以寬民力固根本非細事也惟陛下開心見誠以待戎帥戎帥必能開心見誠以報陛下臣言狂計愚惟陛下寬察取進止

一臣竊惟蜀之風俗好為游遨觀凡遇歲時遊觀之日無不盛服來會甚者奉事鬼神亦資以為游遨觀焉然其志本在祈禱或祈蠶或祈穀或祈福祿或祈壽命此外固

無他也然近年以來衣服益侈器仗益盛隊火益繁而所事之神則被之以黃衣赭袍奉之以龍床黃傘其人更相呼集連結數州多者千餘人少者數百輩事神之人例多良善然其間豈無少年博徒膂力强健酒後耳熱慷慨悲歌當此之時或有姦人萌其非心妄意大事誘之以福挾之以禍刼而驅之非常之變起於俄頃豈可不慮使州郡城郭堅高兵甲犀利人馬充壯匹夫狂妄初無足道而今州郡事力空虛萬一有此未易撲滅

照得臣所領郡在大山之下人户希少奉神之社比之
西州不啻二十之一臣自到任便欲禁止皆謂人之奉
神本以禱祈初無他意且豐年樂歲士庶會集亦太平
盛觀因不敢禁但戒諭之以至誠一心自求多福庶幾
感格毋輒有紛爭反招悔咎人情帖然遂以無事然臣
終恐其他盛處或有如臣所過處者故輒為陛下言之
欲乞指揮行下嚴加禁約凡奉神者不得以黄衣赭袍
龍床黄傘等物仍各於本貫判狀凡五六人至十人各

自為隊不得結連百人以上為隊庶幾不至太盛防微杜漸以潛消意外之患夫惟明者見於未形智者謀於未兆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右件如前謹錄奏聞伏侯勑旨

重慶府到任條奏便民五事

臣伏蒙聖慈差充前件差遣檢准慶元令到任半年以上具的實民間利病或邊防事件以聞臣伏見自頒降此指揮以來朝廷以故事求之州郡以故事應之歲月

寖久所進之說不知其幾間亦或有施行者特千百之一二爾此有志之士往往以朝廷忽棄其言而有懷不敢盡有策不敢陳若是者蓋不能無之也臣一介書生猥蒙誤恩畀以聖父潛藩之重眷意如此臣不勝感激伏念臣自少知學頗有當世之志實以生長西南數千里外無路以望清光若不於此罄竭愚衷不惟負其平生兼亦上負朝廷簡拔之意豈復有知而不言言而不盡者哉謹具列如後惟明主審擇焉

一近歲以來疆埸日蹙於外盜賊窺伺於內自承平時
兵宿衞於京師而天下財賦盡歸天府州縣事力單弱
如去年張福莫簡之變自利而閬自閬而果自果而遂
猶入無人之境所在莫有能扼截而操制之者此事臣
憂之久矣前在懷安首論部伍民兵之策以防意外之
變正謂此也臣今所領郡緊靠南平南平之外即溱播
諸羌管下江津縣舊有寨曰清溪自元祐五年創置而
戍之以兵其後因白錦堡部曲透漏作過又別措置土

數驗其事藝賞其髙强者以示激勸仍略倣嘉叙藜雅
土丁體例春冬衣每人各支一布袍每季各支錢三引
以為教閲之費其寨將副則擇其家業温厚智力可以
彈壓者使為之十年教閲精審内無盜賊外無諸羌出
沒之警則與奏補名目如進義進武校尉之類無事則
宿之寨中有事則調發入府惟郡將所用若其他處有
緊急會合討捕有功則自如常法如此其費甚省而緩
急堪以倚仗重慶當三川之衝無事則已有事則實為

要害去年張福莫簡初下果州便欲順流以趨重慶使吾寨丁教養習熟節制嚴整彼知必不敢來若其來則援以方略於上三峽之間藏伏巖谷以俟之以佚待勞以吾之地里習熟而待彼之生疎則殄殲之為不難矣臣見委官措置續具條奏乞賜指揮行自本府專一經畫庶得以效其區區僬蒙朝廷矜允則異時不惟可以為本府之用而此一二千人者控扼上流則可以為兩川之聲援屏蔽下流則可以為一道根本伏乞朝廷果

斷而行之臣不勝幸甚取進止
一䕫峽之間大山深谷土地磽确民居鮮少事力貧薄
比東西川十不及一二士之仕者率不願往如幕職官
令錄理法簿尉之闕有一二年無人授者有十餘年無
人授者重慶之為郡在昌合之下忠涪之上較其地勢
未為僻遠其間員闕無人願就者不能無之巴縣倚郭
上縣乃至七八年無正官自臣到任與之通情共事方
有願就者巴縣尉則十餘年無人授江津縣尉則又十

四五年無人授去年新進士就吏部注闕合入簿尉者無慮百人竊意以其見次必有願就之者而此兩闕竟無人肯授徐問其故乃是公私艱棘物價翔踊不及東西川吏卒凋敝不足以供使令不及東西川風俗最陋訟牒紛然盜賊充斥往來追捕無頃刻暇不及東西川至於初官之人舉者三員然後闕陞次任之人舉者五員然後改秩是則與東西川同宜乎士之仕者輳集於東西川而不願就此也以是借補之官不理選限之官

與夫納粟之官日夜經營諸司以求權攝此輩初非有禮義廉恥之人有茍祿之心無進身之望所在椎膚剥髓以肥其家以媚其上初無抵書歴子以拘繫其進退見利則趨見害則遁往往挾臺府之勢躪籍州縣州縣莫敢誰何此其為害有不可勝言者今深山窮谷之民疾痛疴癢嘗患無可告訴乃不復為之擇人而苟付此輩使肆其谿壑以為食邑蓋不待目擊而知其受害也有不忍人之心者寧可不思救之之方乎或謂當增監

司帥臣及為郡者之薦章薦章稍多則出身之士必多彼出身之士内有禮義廉恥之心外有進取功名之望而又有所謂考功之歴以嚴其殿最如此則夔峽之民必受其賜臣竊以為不然增監司帥臣及為郡者之薦章是優異監司帥臣及為郡者爾非優異士之仕者也今患士之仕者不來而求以招來之恩施於士之仕者足矣何必優異監司帥臣及為郡者而使人以為泛濫也為今之計莫若為簿者三年舉職無不了事件與減

兩紙闕陞為幕職官為令錄為理法者三年舉職無不
了事件者與減兩紙改官狀而為縣者又與免職司則
士之仕者使其無志則已茍有志於當世者寧不能堅
忍刻苦以就寸進將見夔峽之間無復闕員而深山窮
谷均被覆芘存養之賜其於朝廷惠卹元元以固根本
之意豈不深且遠哉伏望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議而速
行之臣不勝幸甚取進止
一臣竊惟國家用人文武二柄常參用之在於內郡自

臣得以占射內郡知縣肆其粗暴刻剝百姓貽害無窮推其所自實放令上任者之責臣是以不敢已坐條告示令別注授合入差遣一面別選辟文官使分任撫字之寄矣峽中之民散居山谷生理單薄憔悴飢餓殆如猿猱以比爭鬬最多訟牒最盛全賴爲邑者調護撫摩使各安其生業豈可苟且付之粗暴之人使肆其谿壑耶臣見已先論峽路知縣與減改官狀兩紙且與免職司若蒙朝廷速賜聽從則雖窮邊之處不患無良令矣

更乞指揮檢准祖宗之法行下約束凡内郡諸縣自來不通差右選去處不許右選經營奏辟以亂祖宗良法美意如有違戾重作施行庶幾邊鄙騷動科調之餘所在皆得良令元元不至重困不勝萬幸取進止

一臣竊惟生財之道莫大於省官且以在外論之先臣歐陽修有言一路諸司往往多闕而使一司兼之至於半年一年未聞有廢事者以此知官冗可省者多也舊來武昌益昌皆專差郡牧其後以漕司建臺於武昌即

以漕兼之益昌亦以漕兼之未省以前無所增益既省以後無所闕誤而所省知州一員俸給支遣已自不少然在內則又可省左右供給濫食之人在諸縣則又可省三年迎送之妄費近年以來淮上諸司建臺去處即兼其郡蓋知其有利無害灼然可省蜀今分四路而夔峽地土瘠薄稼穡艱難最為下下重慶雖名潛藩上流鉅鎮而實管三縣又皆破落頹敝牽補過日所管兵籍雖近千人然以二百餘人戍夔門而本路諸司抽差亦

不下三二百人臣自到任之初邊報愈急總所抽五十人運糧宣司抽三十人帳前祗應又抽差文武官吏亦復數人而津遣之費與夫封樁衣糧器甲之屬於常調之外每歲費不下萬緡況前年大司根括凡有餘在已皆取撥似此費用何所從出府責之縣縣責之百姓一二年後責之不已公私俱空豈無意外之慮受人之牛羊者安可坐視臣竊惟武昌益昌既以漕兼之有利無害而本路憲臺適在重慶今若即以憲兼之臣見其初

無一毫之損而其為利蓋不一而足也上不干請於朝廷下不誅剥百姓而日有所省月有所積以寛民力以應軍用此智者之所必為爾或謂憲而兼府則於廵按有所不便臣竊以為不然蓋䕫峽一路皆大山深谷險峭巉巖鳥道蟻徑迂曲難通而來者每慮所在州縣貧薄不無將迎之費以此數十年間未聞諸司有出廵者縱使有志之士以洗寃澤物為己任不憚崎嶇跋涉之勞欲一至開達等州以破盜賊巢穴者暫使倅攝事近

上供銀絹及田四廂銀絹以餉大軍此外又給與官誥
祠牒變賣此外又許增印會子此外惟料夫錢一事大
為騷擾其餘無所誅剝蓋朝廷既已應副之則州縣亦
不敢於常調之外肆其妄取爾近者邊事再起去往時
軍興之日未遠百姓之瘡痍未合州縣之事力未蘇比
之向來實是空虛向來所應副之數朝廷宜一一應副
之也或謂截留上供則外道州縣不復知有朝廷故不
許截留上供又謂截留田四廂銀絹則有妨湖北贍軍

人情為之騷然此無他緣朝廷吝惜上供及田四廂銀絹而至於此耳臣謂諸司及諸州上供以十分為率宜以九分賜總所量留一分使同聖節綱進發自足明其尊君親上之心至於田四廂銀絹則直可盡舉以復還四川總所蓋往時秦檜賣國市和以私意殺欲復中原之岳飛而使田師中領其衆飛素得軍心故令師中自關外帶蜀兵數千人自隨以為彈壓而又分蜀賦以給之此乃秦檜私意初無義理非祖宗良法何必執之而

不變也況自蜀中津運至鄂州雖曰順流而江道險阻
運綱之費甚夥而上供則直至都城其費尤倍矣今蜀
口邊事連年朝廷加念上流重地豈得不厚其給賜以
寛民力而固結其志若朝廷明以此二者賜之而盡免
其所立名色之取則庶幾經理財賦者易於為力邊事
雖未寧而百姓稍得安跡誠封植根本之上策也上件
銀絹在四川得之則何啻丘山之賜而在朝廷不啻毫
末況一二年後兵革稍息即復如舊以富有天下之大

何吝於此惟陛下特達而行之臣不勝幸甚取進止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